

7
9

T 2455/17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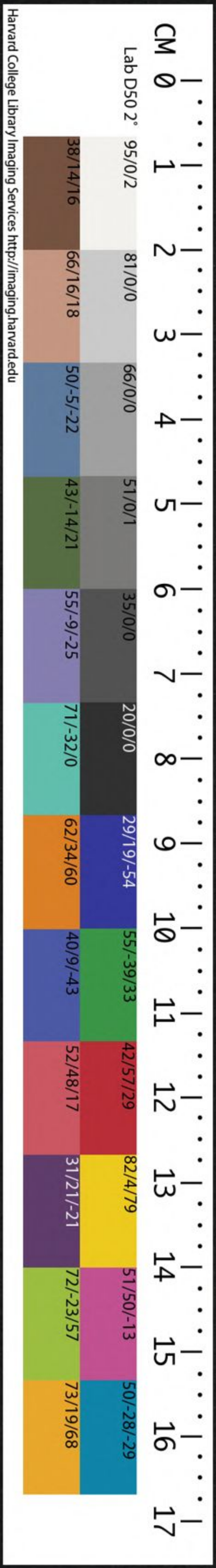
後

漢

卷十九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獨行傳第七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

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

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

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

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與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

代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

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

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續也亦有結

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成案劬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

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

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之則事或有遺

載之

則貫序無統呂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

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

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

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

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

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

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

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門

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必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

太子多橫天文上書諫

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

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如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誥誥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

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

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皆生子趙昭

習儻能及許美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

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

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

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

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

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

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

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

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間私也因曰

意適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

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

不肯起便賜曰毒藥太守乃自齋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

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

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

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

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

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

言贖父死太守為請述 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 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

天下平定玄弟慶言狀 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言中牢

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 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

言避之退藏山藪十餘 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言授

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漢 儀曰北宮衛士 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 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

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 元始平 帝年也 會王莽居攝業言病去官杜門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 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

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 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

託疾乎令誦獄養病欲 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往趙河本澤洋洋乎自之不濟命也 孔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鳴犢犢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立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 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裔言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言業為酒

士 王莽時官酷酒 故置酒士也 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言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

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言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

不起賜之呂藥融譬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呂區區之

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言忘君言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

國不居 論語孔子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自危 危則見無道則隱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

見危授命 論語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何乃誘言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
賻贈百匹菜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
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
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曰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公
孫述連徵命待已高位皆託青盲已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竝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已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成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雋州東沮音阻

會王

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
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
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
尤高宜蒙表擢已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
比千五百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
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
不聽顯賊令進授不從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
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呂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呂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呂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呂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呂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

脅漢將因呂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呂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昆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曰毗陵年十五時

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

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

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

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呂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

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陞面折文侯解見文苑

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張禹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

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琴中脩者餘悉降

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呂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

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

所已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呂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

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若秦穆殺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呂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呂病乞身徙諫議

大夫數納忠言後呂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

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

子秩六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

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曰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曰刀鋸之餘下見先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
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
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曰死贖君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
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曰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
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
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
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

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
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履
而呼曰巨卿吾曰某日死當曰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
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

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

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

至壙將窆

窆下棺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已託死吾歿後但已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爲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

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晨門肆

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貧之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曰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

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

亭盜其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

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

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其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

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漚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

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竝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呂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呂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呂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

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恠字少林恠音純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

下有金十斤願呂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恠即驚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

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

恠前即言之於縣縣呂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

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

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

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

之大恩久不報天呂此章卿德耳恠悉呂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

厚遺恠恠辭讓而去特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自與

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恠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

除郡令到官至繁亭繁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

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

寃之聲恫况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恫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恫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恫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恫曰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且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

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

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曰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呂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呂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

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曰
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築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
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呂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
方斷葱呂寸爲度是呂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謂舍也續母果來於
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終身續呂
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
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

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爲
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
封養視殯斂已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
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

不知處封乃追呂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
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
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
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
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呂自焚
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
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
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遮衣妻竊謂充曰今
貧居如此難已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
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

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巨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巨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責威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巨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巨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巨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巨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巨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巨几杖卒於家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巨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覓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巨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巨為窟室晝則隱窻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

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
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
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

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曰讓義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

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曰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

持隣舍郎絳曰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絳曰償之後寧

喪者歸曰絳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

受罪曰此黜退重見義去亦曰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

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姦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待御

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曰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義乃曰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曰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

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

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一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公用章二帝服勤闕陵謁者灌曰後

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曰與制馬云灌習也使持節督

鄴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

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

漢中李固河內王與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與字子昌河

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至及與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

待之冉見與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與識其聲

即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

巨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巨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

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巨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巨

再為萊蕪長

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巨猶急不

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計議者欲巨為侍御史因遁身逃

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

子拮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拮麥得五斛或寓息客

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

罪又辟太尉府巨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

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巨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

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于飯寒

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

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

也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

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論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勉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

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

腋鋸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雷今之鋸也張揖字詒云雷刃也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

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彭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

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呂馬通薰之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滅絕又復燒地巨大鍼刺指爪中使呂把土爪悉墮落主者曰狀

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呂骨肉拒

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已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

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辟安庸

騃忸行無義似快也猶言慣習騃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

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

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朕上就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

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呂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

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巨擊郡苞率步

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呂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呂塞賊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呂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呂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
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郇侯郇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呂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尚也少為書生性卓詭

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絳也從糸肖聲音消

案此字當作幘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悅而著幘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幘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於耳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

如是積久板乃有漆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

臥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

乞匄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竝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

素從儉稅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

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

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

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

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嗚嗚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
請若至中不語乞已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焚茅已自環焚乾草也
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
潤世已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遂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
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已拂
召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起焉拂已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
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已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
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已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各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已此獲禍

貴子申甫則自己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

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嫠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

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

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

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已

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已

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已義行稱鄉里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

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更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訪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已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柔果行育德易蒙卦象

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西行傳第七十一

西川世圖盧氏盧嗣開注

後漢書八十一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下占也者先王所曰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

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

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

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師

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

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

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

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曰探抽冥曠參驗人

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

分逢占日者挺專須更孤虛之術

陰而隱道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

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進專注云逢入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楚音大寧反須更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更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或開末而抑其端

或曲辭曰章其義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

識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數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

圖錄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

鄭興賈逵呂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曰垂忤淪敗

各見本傳

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

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

是曰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

曰為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

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忌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

無蔽雖云大道其矜或同

矜音丘

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

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

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

宕過誕亦失也

取道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

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裴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

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已弘補時事因

合表之云也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

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舊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

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

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

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

湔水涌起十餘丈

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

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

數推曆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入莫

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也捷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華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

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益山

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

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

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二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

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書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郡自漢

少師事東海

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

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

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君來何遲仲子具曰憲言對莽陰訶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

已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

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

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溟埤蒼曰溟噴也音冥執法

奏為不敬執法禮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曰動憲乃當車拔佩刀曰斷車制在馬胸音亂帝不從遂上隴其後

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

伏地稱眩督不復言督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

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遂曰病辭退卒於家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

泉都尉及莽篡位揚乃變姓名為平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

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

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

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執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音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

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曰

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時人異焉後曰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下四方高也少遊

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

鈇鑽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

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

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

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

自往問何已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

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

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卜伺夢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

方詎視說文曰詎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

城東土自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

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所禱無不

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

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覺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

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曰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

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此蓋禮信之謝承書曰倫其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衣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飛逝不集

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

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

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各錄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憂而毅直而溫

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曰少膺儒雅韜合六籍推考星度

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曰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教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

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曰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

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山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曰求譽不馳騫曰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臯司土令三辰

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

亮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已頑駑器非其疇疇類尸祿負乘

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曰

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曰行春乘

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

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莫不起墳墳謂地或墳謂塚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

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

反古亂

楊由字家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

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之北也郡發庫兵擊之又風火剽捕剽當作梯音字發及類氏曰剽則札也左傳曰剽也

是謂之家假借為用也今俗或作脯或作馱馱音馱太守曰問由由對

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

飲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已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

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溧州縣也近句容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

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

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曰為無

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

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跪足是口不得速跪屈也稜乃服焉後

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術為由奉縣人妻晨

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非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已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謂騰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實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

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二年喪畢或大或留也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

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

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
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
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曰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
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
業翳遂隱居竄跡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中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
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喪身
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

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
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
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
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
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
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
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

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此人也人多曠者而
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盈之不如其谷道家所忌

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

已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

牆

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
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

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

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
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舍孽佑助則
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隱於壺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
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

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

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

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
左氏傳常幽於修志銳意典籍至以歷年身

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
車微不行卒於家也

李昂

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
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昂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

車微不行卒也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
擔賣卜給食痔服開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昂孔喬

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上者死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能潛不屈其身徵致嘉禮遣詣
公車將曰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
除廷令到官一月時幸泰威宗言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上博士徵宗賜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後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於家子頌自有傳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
自娛將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蠅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

遜安帝公車徵
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曰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曰慢朕命英

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

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

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
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

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

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

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

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

斛如有不幸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

僉曰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

上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

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

曰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

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

變災異復於帝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

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

也其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詣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

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

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曰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曰然也然

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眾原其無用亦所曰為用則

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

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摛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

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

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而或者忽不踐

之地賒無用之功

莊子曰惠子謂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無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至乃謂謀遠術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

為力詐可曰救淪敝文律足曰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

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孟軻有言曰曰夏變夷

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西川史國朝

後漢書八十二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

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

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

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

異之應檀曰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

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

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

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

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

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

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
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
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
之世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
在天得之有命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琊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時繒侯劉
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
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
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
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

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
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
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日身禱於是暴雨
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日東
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
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
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
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
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
人生死
故詣請
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
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纒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曰賊屯

在莒莒有五陽之地

謂城陽南武陽朔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道甲教

曰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

師攻之可曰全勝熲從之果曰破賊於是曰狀表聞又說其人旣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高平許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曰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

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褻秋豪之善貶織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云

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此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壞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承自飾盡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逸大

可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夫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已臨臣臣懷怖懾已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曰恐懼之心加
曰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曰為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孚遊學徐士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曰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

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

令先曰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

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曰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

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日自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
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
寸許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

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
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
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器置高二三尺滿百灌佗
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燻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
是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咽喉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蓬甚酸詩我蔬曰蘋蓬水上浮萍蘼大者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

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
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曰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

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
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
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
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
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曰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

因嘔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他別傳曰有人病腳蹠不能行他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

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

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

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

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引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

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鵂熊經者熊之攀被自

懸也鸕鵂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五引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能別傳曰

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細以亦曰除疾兼利蹠

足曰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

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

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

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

於人者佗授曰漆葉青麩散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

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漆葉屑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一斗青麩十四兩白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

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

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

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

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古取精於玄此其要谷神不

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鶴息鶴音石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鶴毛長注曰鶴鳴也山海經曰凡之山多白鶴郭璞曰似雉長尾去且鳴也須髮盡白

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

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

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八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

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二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廷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

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頌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

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

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

禁枯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

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

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

縣東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梧支也據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舩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

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

能入也

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膏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巖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

翁

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

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顧念也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

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為縊死大小驚號遂

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斤石於

心上衆虵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曰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曰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忘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

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已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曰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價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竝行應之竝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焉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已根爲妖妄乃收執詰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

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

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呂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

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自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罈悉亡其酒罈猶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更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竝屈前膝人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俗儉無事曰願如廉頗韓彭穀卽伏苓甘陵甘始慈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頃伏苓曹景貴數倍議郎安平李羣與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始至殞命後始來二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容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日忽言曰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呂誑幻人又河南有翹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

為魅所病疾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疾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

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

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頰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

數四投數萬片金於海又言諸采時西域胡來獻香羅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旁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鯽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颯游行流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孰而可食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窠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

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人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

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甲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

年請求女主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

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

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

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

弱如在胎之中嗽音胡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

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呂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

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已送之後弟子

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垂玄

輿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賴陽之高賴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曰降風

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或回

避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

或去危曰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曰動其槩謂申徒狄鮑魚之流也或疵物曰激其

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吠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

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

彌大兮雖遇黜終不赦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

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彼雖涇涇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首曰有心哉擊磬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衛賣也

然而蟬蛻蠹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已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本或作

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章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旌帛蒲車之

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于旄美也其詩曰于于旌在浚之城易賁卦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肅宗

亦禮鄭均而徵高鳳已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

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

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同夫

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一老者即禽即就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

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

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

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廓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已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怒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字作尚

後漢

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損
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
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前

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想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謂君臣夫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益也哭於市曰新乎

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今在萊州即墨縣東

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

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

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呂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

徵萌託呂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呂徵我者呂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呂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許與官婢通免歸許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呂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

收賦後讀春秋聞循篋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夫其國公羊傳曰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

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諸之也故襄公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刻鬪日既

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

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

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呂病

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解見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出巢父而

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呂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曰禮屈伏而不謁假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

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

奏天子呂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黨遂

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

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

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

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

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

名報仇過自漢興號為難化常釋嚴猛將或任殺徵不至曰壽終伐為感父兄被誅子弟惡情至吉計刺史二千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光乃變名百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巨物色訪之以其形貌

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

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

負歸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

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

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必可更足光

曰買菜乎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

求益也

曰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

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

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

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曰曰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臥也官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

人叢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杭州富陽縣

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

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三年八十終於

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

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制信陽侯陰就光

烈皇后弟也呂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

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
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
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
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五為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曰

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
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

訪燒者問所去失也去下悉曰豕償之其主猶曰為少鴻曰無它財願

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
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應反鴻竝絕不娶同縣孟

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二十父以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

緝績之具及嫁始曰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曰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曰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悒悒兮傷悴志菲

菲兮升降爾雅註悒悒憂也菲非高下不定也假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嗔嗔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履嗔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

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搖兮遨嬉續

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

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

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

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囂囂兮余訕

嗟恹恹兮誰留訕謗也鄭玄註禮記曰恹恹恐也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曰無堂下

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鴻濟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

於吳婁離冢傍咸曰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安在

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三恢少好老子隱於

華陰山中及為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嚶嚶出於北林

念于喬木嚶其鳴求其友聲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

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守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梁人也少為書生家已農畝為業而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鄆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

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
六匠任隗與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
身漁釣終於家

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

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

其不聞禮讓高士隱於其間竟欲購乃洗耳行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

樓巨遠行或疾物巨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

陵青雲之上身跡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

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氣沙謂屈原懷沙練而自沈也鳴弦揆日

故引律為喻臺佟字孝威佟音六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為居采

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

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具往孝威居身如是甚古如何佟曰佟

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

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訛聲也音乃如只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

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已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

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已為田叟也使奪其牛

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

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遜曰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遜山谷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曰才博顯

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

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

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

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

道曰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既而幣然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

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日比日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

散上紫色鶴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六安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謂之

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

而去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

家自言死時及鸚鵡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

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置為事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

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憇驢鳴憇音虛良嘗學

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

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已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肯不甘故致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

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

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

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

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呂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筥木屐呂遣之五女能遵其

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

高一作高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

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

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呂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真曰呂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

禮樂也

學窮典與

居恬泊樂曰忘憂將蹈老氏之高縱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

加袞職

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

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也秉文之德尚書曰肅雍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呂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

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呂父天下邪役天下呂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

采椽而萬人曰寧蘇子曰堯舜采椽不刊其材不斲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

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

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

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

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嘔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必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

德操嘗謂德公備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于使速作黍徐元直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

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

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

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

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呂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杜違遠也

小德公十歲兄車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太康中為詳荆太守

列女傳第七十三

齊川志周書
氏國周周周

後漢書八十三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

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
一女子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

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

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

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

嬖李姬各附家傳

嬖梁竦女李
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

兼書餘但摛次才行尤尚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已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已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徙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
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
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
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
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令

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也怍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首集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
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呂意自遺其
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呂行學不在姑嗜魚
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
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呂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
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
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為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

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肉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

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

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

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

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曰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

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

乞身太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

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

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王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曰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

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

違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光昭令德

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

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

謂隆悝弘聞也而曰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

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

言不足采，示蠱蠱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

焉。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

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言執箕帚主殿後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

懼黜辱。已增父母之羞。已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

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誠七章，

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寧而齋告焉。去矣猶言從今已往。與

載弄之瓦，毛萇注曰：瓦紡也。雙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博習也。所有事也。

瓦，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

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已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

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

也。正色端操，昌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已供祖宗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

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

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已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已，御婦婦不賢則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無言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

可不整故訓其男檢言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

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

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八小學獨不可依此言為則哉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言剛為德陰言柔為用男言彊為貴女言

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

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

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

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

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

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

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

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言和親恩言好

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

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

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

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

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言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

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言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

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

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

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尊至尊在不婦無一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尊至尊在不婦無一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之天也婦人不一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

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不邪視出無冶容入無

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陔輪陔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

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

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

豈當可失哉物有曰恩自離者亦有曰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

姑云非此所謂曰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

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

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

姑之愛已猶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

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

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

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

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使徽美顯

章而瑕過隱寒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

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曰驕盈驕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宜姑忿而

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

累 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

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

二者足已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獸也射音

亦毛詩射作數也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塔之妹也亦有才惠為

書曰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

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還已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撰考謚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

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

解見文苑傳也

况拾遺求利巨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日至

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

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

論語孔子曰君子曰知其所亡月無忘言所能亡無也

亡就懿德若中道而

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

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

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曰盜人曰釋汝刀從我

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其刀刎頸而死盜亦不

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曰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

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

安眾縣屬南陽郡

四子曰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

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

愛莫八十四

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曰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曰修革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與勝臨亡並有遺令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至子

或作爪見貞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

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南物世而有異才尚先使魏則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則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則碑文成未則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則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曰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曰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曰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官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榮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已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論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論焉公伯寮愆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立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

時俱病物故雖乃喜而自賀已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已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寒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已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已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已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其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已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已忠孝顯女已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已豫自刑翦已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邑有祀必騰焉騰祭餘也

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
也在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
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
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
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
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曰其頭懸轆轤撲交
下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
下鄭眾曰謂輓端壓牛領者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曰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

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

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

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

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

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

之曰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

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

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

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

便解道程楷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呂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救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呂繁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其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律

劉昭幼軍傳曰邕夜鼓琴絃絕嘆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呂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
邦擁主呂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
光平士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
遺尸骸相穿拒穿音直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
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呂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且則
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
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
自解免當復禁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心

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
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
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
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
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
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哭哭
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
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
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
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

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
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竊停兜離匈奴歲聿暮
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蕭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
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
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
所生兒呼母兮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筑筑頓復
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瑛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
容者區別其道風必烈以明女史之
所記也管彤亦管仲之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西川屯園
氏忠節

後漢書八十四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事見風故

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吹夷赤夷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而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自是或服或畔

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

子無道為革囊

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

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

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言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故名湯。倉特所棄卵，銜以歸，母得之，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術而無骨，故曰偃。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

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泗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

王後得驥，驟之乘。史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驪騮耳之駒，西巡符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曰告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曰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

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以聞之，遣使來朝，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走此山也。厲王無道，淮夷

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水出南，美宣王也。

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

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

琅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

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渡溟。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平其國，百有餘

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

守祭彤威讙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

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

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

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郊，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滅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

兒於後倭身倭音人鳩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

來降我因呂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呂口氣

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節也馬亦如之王呂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

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今畜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呂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

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

納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呂貢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疆

勇而謹厚不為寇鈔呂弓矢刀矛為兵呂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

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

呂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有軍事亦祭天殺牛呂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

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兒死妻嫂

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呂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

呂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呂葬焉延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

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

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

呂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

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
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
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
極寒常為穴居曰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曰豕膏塗身厚數分曰禦風寒夏則裸袒曰尺布蔽其前後其
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 曰後臣屬夫餘種眾雖
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
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隣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
法俗最無網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曰自資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為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社婁部也二曰北部一

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音驪堂音主部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曰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

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意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

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曰十月祭

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禊神亦曰十月迎而祭之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曰自飾大加主鐘音著幘如冠幘而無後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

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
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

貂弓是也

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貂

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

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六尹田譚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
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
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
口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

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

貢獻求屬玄菟元

初五年復與濊貂寇玄菟攻華麗城

華麗縣屬樂浪郡建

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

貂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

餘人逆光等遣使

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曰遮大軍而潛

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

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貂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

卑八千餘人攻遼隊

縣名屬遼東郡

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

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

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貂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兵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

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曰為可許尚書陳忠曰

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
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
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百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
之心也自今以後與縣官戰鬪而自巳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
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
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
安平殺帶方令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
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

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東濱大海

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夾音狹

可折方千里

土肥美背山向海

其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強勇便

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
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
亦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曰沃沮地爲玄
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曰沃沮爲縣屬樂浪
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曰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
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曰
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
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
婁挹婁人熹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
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
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
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子云魏志曰母丘儉遣王順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

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

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曰籩豆其後四十

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滅

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

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部舊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曰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

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悉屬樂浪後曰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

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

侯皆歲時朝賀無六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者者舊自謂與句驪

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

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

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書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又祠虎曰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

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二尺乘之可於果下下行海出從魚使來皆獻

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滅貊接弁辰

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
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曰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為辰王都日
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
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
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黼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曰緹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
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曰繩貫脊皮繩曰大木嚙呼為健常曰五月田竟祭鬼神晝
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
知之諸國邑各曰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
有別邑建大木曰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

至其中皆不選
之義有似浮屠

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
其名國為邦馬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解相別為徒有似秦語故
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
有儉側次有樊紙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其
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
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曰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並從
市之凡諸質易皆曰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
扁皆押之曰石扁音補
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
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
攻焉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
二十二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也謔音是光武封蘇馬
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歲並

州縣

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
 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
 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乘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
 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
 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鷓其兵有矛楯才巨其
 矢或巨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巨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走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竝丹朱粉身說文曰粉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與
 處唯一同男女無別飲食巨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巨躡

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
 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
 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巨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巨財物如病疾遭
 害巨為持衰不謹便其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巨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
 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巨妖
 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
 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巖峻自女王國東
 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于

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

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鯁人鯁音達分為二十餘國

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

海事見成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

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

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

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知如鷹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其一大牀略不

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磨礪青石以作刀次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

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論曰昔箕子違棄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

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曰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

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曰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曰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

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

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

或畔偏遠也

史記傳第七十五

魏川宅鳳南
氏雷國南甫

後漢書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